

曹操新传

章映阁 ●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曹操新传

章映阁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74338

K827.9

责任编辑 李文俊
封面装帧 邹纪华

曹 操 新 传

章 映 阁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兴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6 字数 214,000

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ISBN7—208—00352—1/K·91

定价 3.90 元



程十发绘 曹操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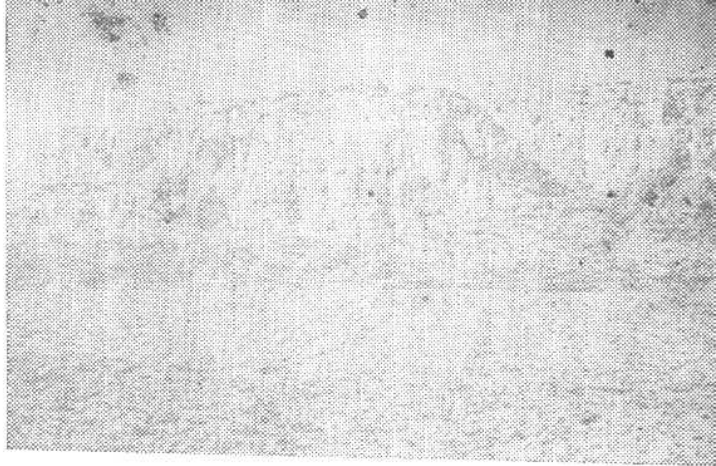
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
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
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
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
幸甚至哉歌以詠志

錄曹操神龜雖壽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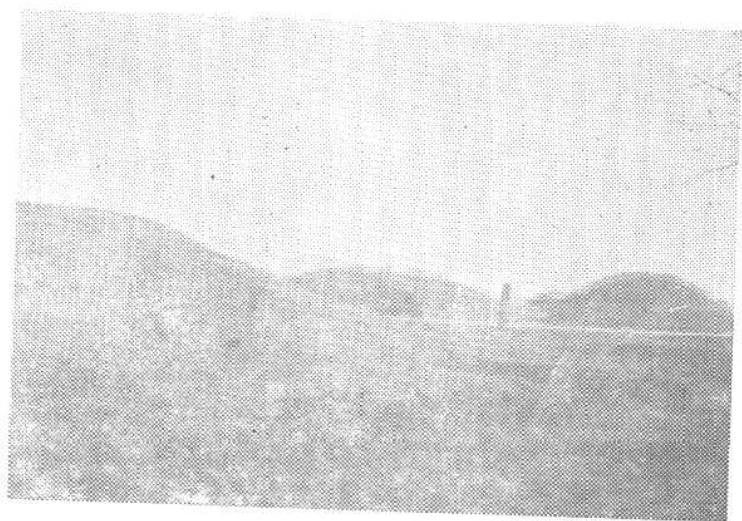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七年八月顧廷龍時年八十四

顧廷龍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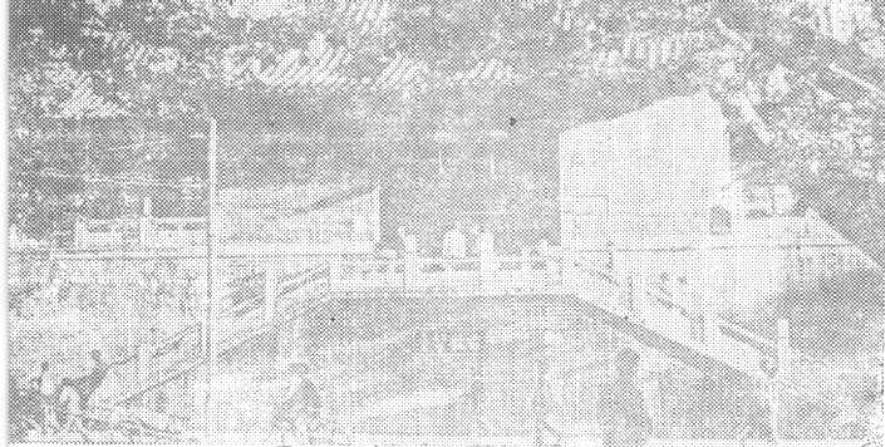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《龜雖壽》詩



洛阳汉魏故城(原载《河南文博通讯》1979年第1期),
建安二十五年(320年)曹操病逝于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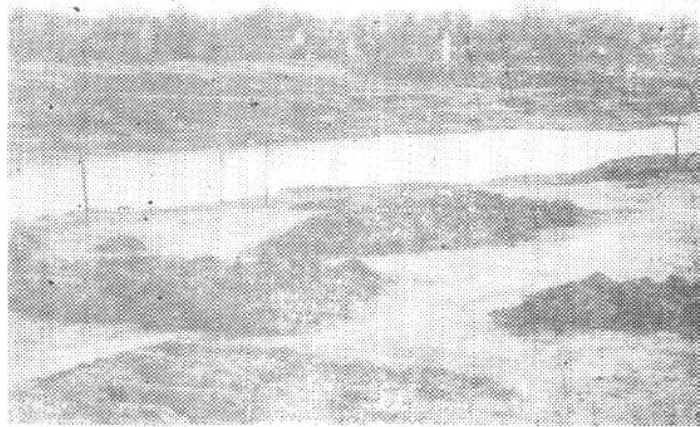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宗族墓群(安徽亳州市博物馆李灿提供);
在安徽亳州市南郊。



教弩台(徐银龙摄):在安徽合肥市逍遥津公园旁。据记载,曹操筑此台,教强弩五百人,以御东吴水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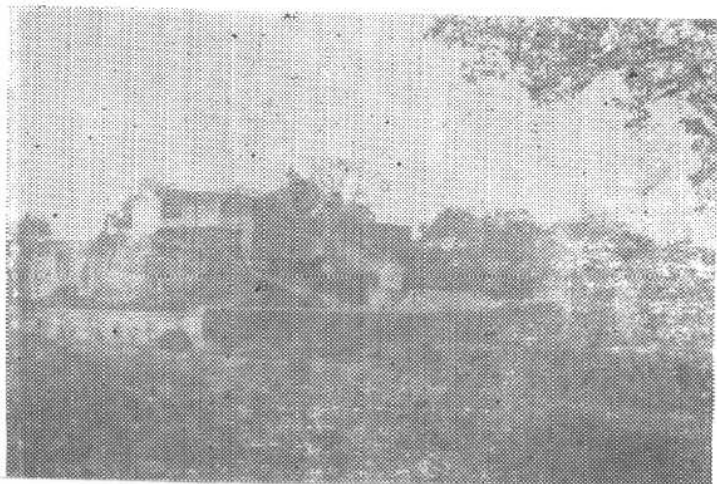
张辽墓(徐银龙摄):在合肥市逍遥津公园湖中岛上。相传曾为曹操镇守合肥,威震逍遥津的魏国名将张辽死后葬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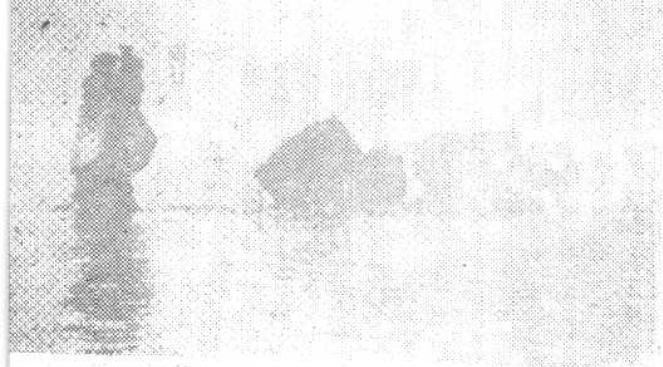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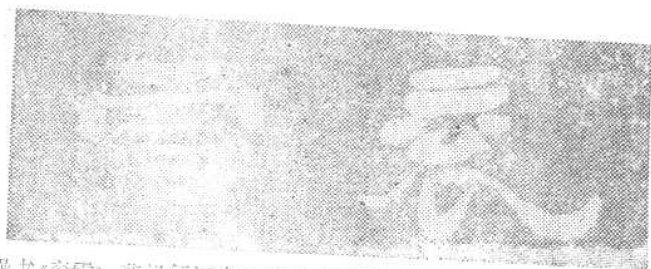
官渡古战场遗址(河南中牟县文物保管所毛广钦摄):在中牟县城东北约2公里处。建安五年(200年),曹操在此大破袁绍

金虎台遗址(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张子欣提供):在河北临漳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三台村。曹操在邺城先后筑铜雀、金虎、冰井三台,今唯金虎尚存残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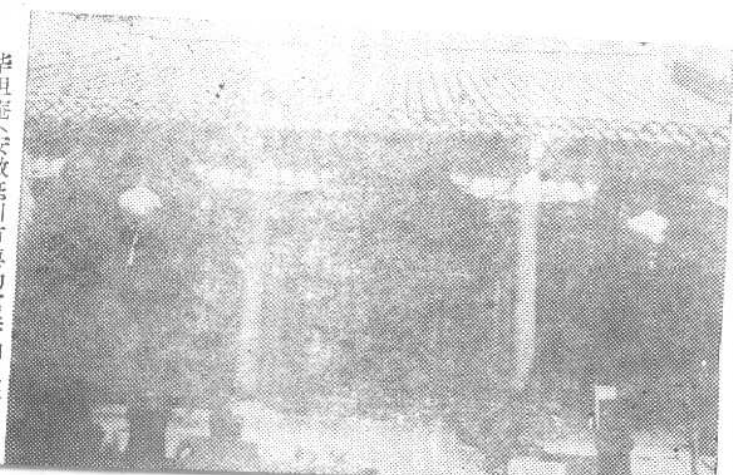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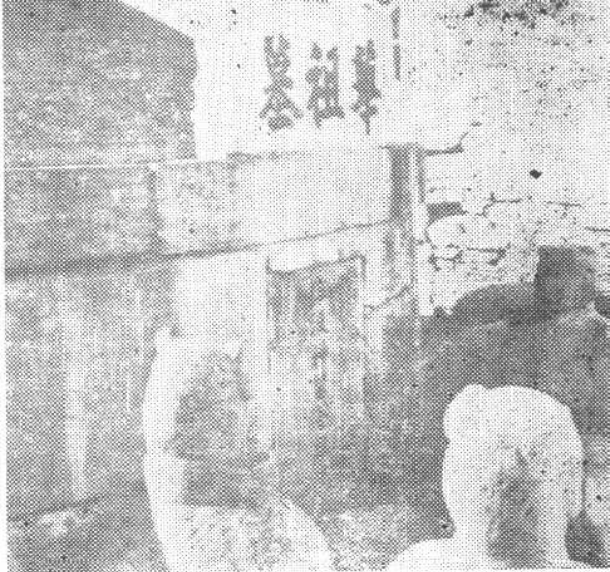
碣石山(原载《文物》1986年第8期第25页);在辽宁绥中县,山海关外1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曹操北征乌桓归来,在此写下了著名诗篇《观沧海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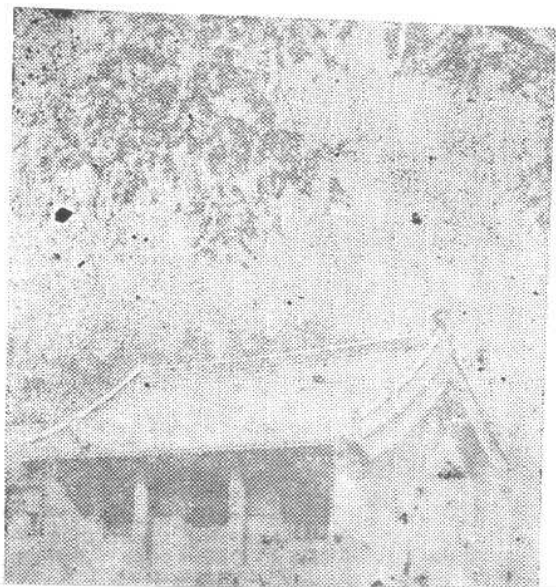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书《袁雪》;曹操征汉中时所书,原刻在石门前褒河大石上,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。左侧落款有直题隶书“魏王”二小字,较模糊。

华祖庵(安徽亳州市博物馆李灿提供);
华佗被曹操杀害,后世为纪念华佗而建,庵
内有其塑像。相传庵附近即华佗故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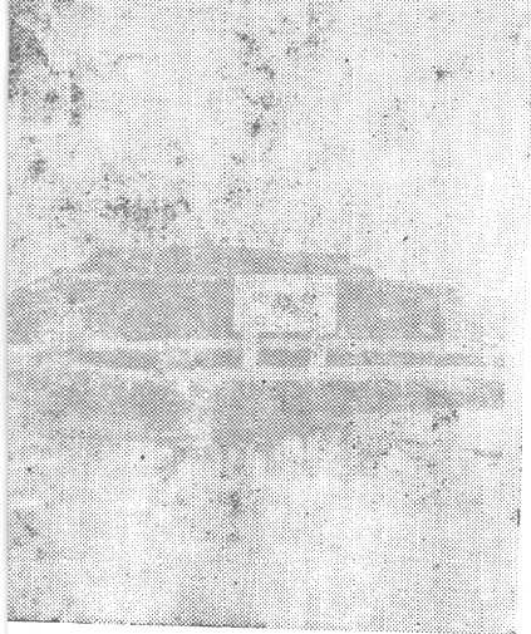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华祖墓(江苏徐州博物馆苏乐鑫摄):在江苏徐州市内华祖庙侧。华佗被害后,后世各地立庙祭祀。明代初年,徐州知州杨仲节取华祖庙内之土而建冢,于是华佗有了墓葬。



受禅碑(三绝碑)纪念馆(张志功摄):在河南临颍县繁城。碑存馆内,传为王朗文,梁鹄书,钟繇镌字,世称“三绝”。碑文记下汉献帝在曹操死后禅位于曹丕这一历史事件。



受禅台(张志功摄):在河南临
颍县繁城。史称曹操死后,汉
献帝禅位于曹丕,“为坛于繁
阳”,即在此。



「汉愍皇帝之神位」碑(张志功摄):此碑与受禅碑均在
受禅台附近。曹操死后,曹丕代汉,西蜀传闻汉献帝
遇害,刘备为之「发丧」,追谥为「孝愍皇帝」。

目 录

千古兴亡说曹操(代前言)·····	1
第一章 家世与出身	
一 青少年时代的曹操·····	19
二 初入仕途·····	27
三 济南相·····	34
第二章 从讨董卓	
一 洛阳交乱·····	42
二 陈留起兵·····	50
三 汴水之役·····	56
第三章 初定兖州	
一 弱肉强食·····	65
二 东郡太守·····	72
三 兖州牧·····	78
第四章 再定兖州	
一 吕布到兖州·····	85
二 濮阳之役·····	91
三 收复兖州·····	96
第五章 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	
一 献帝东奔·····	104

DI85/19.

二	迎献帝都许	110
三	屯田许下	121
第六章 逐鹿中原		
一	收降张绣	129
二	破灭袁术	137
三	擒斩吕布	143
四	官渡之战	150
第七章 收定河北		
一	兄弟相争	165
二	占邺城，平四州	172
三	北征乌桓	181
四	文姬归汉	189
第八章 举兵南征		
一	南下荆州	196
二	兵败北还	204
三	驰援合肥	213
第九章 平定关陇		
一	求贤明志	223
二	败马超，灭宋建	234
三	汉中得而复失	246
四	联吴败羽	258
第十章 “吾为周文王矣”		
一	一生功与过	270
二	思想与作风	282
注 释		301

千古兴亡说曹操(代前言)

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春正月，魏王、丞相曹操病逝于洛阳。这位度过六十六个春秋，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人们熟稔的历史人物，千百年来，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，引起了众多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史家的瞩目，翰墨相争，议论横生，至今也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圆满结论。

对于曹操，姑且不必先用现代的话给他下个结论，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，非凡的军事家，或者又是一个风格别具的文学家，等等。我们不妨寻幽探源，溯古追踪，从历史上对曹操的品论中，看看他在历代人们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历代人们（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内）到底是怎样看待曹操的？

当然，首当其冲要提到的是远至一千七百年前给曹操立传的晋代史臣陈寿。这位《三国志》的作者，不光把曹操当皇帝来立传。连他的庙号一起称他为“太祖武皇帝”，并尊他的传为《武帝纪》^①，而且在传末还给他写了一个实在不能算低的评语。评语说：

汉末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而袁绍虎视四州，强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，揽申、商之法术，该韩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皇机，克成洪业者，惟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

从这段评语不难看出，陈寿以战国时代的申不害、商鞅、白起，以及汉初的韩信来比喻曹操，说曹操身当汉末三国乱世，是一位具有非凡政治、军事才能的雄杰，他不仅“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”，好似当年韩信败楚、白起坑赵，收拾了当时天下动乱的局面；而且他又效法申不害、商鞅厉行法制，拨乱反正，终于克成了“洪业”。尤其是陈寿在末尾称道曹操“明略最优”，说他是“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”，简直把曹操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应该说，陈寿从大处落笔对曹操的这个评语是允当的。然而，人们常说，时间是公正的审判官。或者说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这本身就道出了一个真理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，不管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风格多么高尚，建树多么伟大，功勋多么显赫，若过几十年，几百年，乃至几千年之后，人们仍然坚持那么认为，那他就真正是了不起的了。今天在一千七百多年之后，以此论曹操，尽管大多认为曹操在汉末三国之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，但他在人们心目中却并不怎么高尚。难道这真是小说和戏剧长期影响的结果吗？

固然，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所致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而主要的一方面，还得实事求是地从曹操一生在历史上的具

体活动中去找。前几年有人写文章直率地指出，五十年代末针对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刮起的那股“替曹操翻案”的风，只翻出一个“隐恶扬善”的结局来。很明显，那次的所谓“翻案”，把历史和小说混为一谈了，影响不太好。确乎是，今天我们来为曹操写传，这个“隐恶扬善”的结局实在不可取。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有血有肉，才是历史上的曹操。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，何况曹操。

曹操这个人物除陈寿为他写传外，魏、晋、南朝间人写汉末三国故事和专记曹操事迹的著述不少，辗转流传，到南朝宋人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时，鸠集来作注引的书竟达两百多种，恐怕还不止此。其中“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”^②这个著名评语，就是裴注所引晋人孙盛《异同杂语》中汉末名士许劭给曹操下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》注上却认为这个评语是称赞曹操“其才绝世”的，并说“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，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”。看来，胡三省对曹操的智能是极其钦佩的。但是，他却忽略了许劭对曹操下的这个评语，是在“鄙其为人”的前提下说出的。很明显，许劭对曹操的智能是不怀疑的，关键在于曹操的“为人”。

说起曹操的“为人”，自然使他在当世以及后世的声誉并不怎么高尚，这却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引人思索的问题。在当世，陈琳在他为袁绍写的讨曹檄文中，不但骂了曹操的三代祖宗，说曹操是“赘阉遗醜，本无令德”，而且还说他“历观古今书籍，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，于操为甚”^③。看来，后世把曹操当成一个乱世的大奸臣来对待，陈琳这篇文章无

疑是开了先河的。

其实，曹操在早年因错杀吕伯奢家小而宣称的那个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的人生信条更引起了后世人们的非议。他在兖州时，曾因做过九江太守的边让“讥议”过他，发了几句牢骚，他一怒之下，不但杀了边让本人，“并(罪)及妻、子”，还把边让一家老小统统杀光。这件事由于边让“素有才名”，使兖州士大夫“皆恐惧”^④，心不自安，以致引起了一场叛乱。边让到底还因说了几句牢骚话而被曹操杀害，可是见之于晋人裴启《语林》中记载的那个曹操身边的近侍，却连什么话也没说过，只是为了映证他所宣称的在梦中可杀人的荒唐鬼话，无端的送了命，死得真够不明不白的了。南朝宋人刘义庆在《世说新语·假谲篇》中也记载了这么一个曹操虐杀无辜的荒唐故事，故事说：

魏武尝言：“人欲危己，己辄心动。”因语所亲小人曰：“汝怀刃密来我侧，我必说心动，执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其使，无他，当厚相报。”执者信焉，不以为惧，遂斩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为实，谋逆者挫气矣。

由此可见，这个所谓心动杀人的故事，和前面那个梦中杀人的故事如出一辙，真不愧是曹操的一大发明。象这类故事，陈寿是不便写进《三国志》中去的。不过，陈寿到底不失为一个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史家，尽管他在《武帝纪》中对曹操的治世才能和他所开创的事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，但他却情不自禁地在《崔琰传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

太祖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鲁国孔融，南阳许攸、娄圭，皆以恃旧不虔见诛，而(崔)琰最为世所痛惜，至今